

象山語錄

陸九淵 撰

陽明傳習錄

王守仁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 諸子百家叢書



B244
2

82768

DF62/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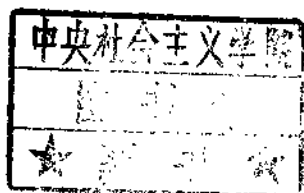
諸子百家叢書

象山語錄
陽明傳習錄

(明) 王守仁 撰

(明) 陸九淵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滬新登字109號

諸子百家叢書

象山語錄

陸九淵 撰

陽明傳習錄

王守仁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路272號)

中華書局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56 1/32 印張6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4000

ISBN 7-5325-1156-1

B·175 定價: 2.80 元

出版說明

《諸子百家叢書》已出版兩輯，現第三輯續推出二十九種，即：《道德真經》、《南華真經》、《太平經》（以上為明《正統道藏》本）、《易緯》、《尚書緯》、《詩緯》、《禮緯》、《樂緯》、《春秋緯》、《論語緯》、《孝經緯》、《河圖》、《雒書》（以上為一九三四年江都朱氏補刊《黃氏逸書考》本）、《顏氏家訓》（雙鑑樓藏明刊本）、《家範》（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荊公論議》（明刊本）、《太極圖說》、《通書》（以上為四庫本）、《觀物篇》（道藏本）、《張子正蒙》（一九三三年上海太平洋書店重校刊本）、《二程遺書》、《二程外書》、《朱子性理語類》、《朱子四書語類》、《朱子七經語類》、《朱子諸子語類》（以上為四庫本）、《象山語錄》（明刊本）、《習學記言》（四庫本）、《陽明傳習錄》（明隆慶本）。為了便於閱讀，每書正文特加斷句，並編有詳細新目錄置於卷首，以便查檢。共分十五冊，影印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七月

象山語錄

象山先生語錄卷之一

道外無事。事外無道。先生常言之。

道在宇宙間。何嘗有病。但人自有病。千古聖賢只去人病。如何增損得道。

道理只是眼前道理。雖見到聖人田地。亦只是眼前道理。

唐虞之際。道在皐陶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天之生人。必有箴尸明道之責者。皐陶箕子是也。箕子所以佯狂不死者。正為欲傳其道。既為武王陳洪範。則居於夷狄。不食周粟。

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

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論若天是理。人是欲。則是天人不同矣。此其原蓋出於老氏。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知。而後

好惡形焉。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人欲之言。蓋出於此。樂記之言。亦根於老氏。且如專言靜是天性。則動獨不是天性耶。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多指人心為人欲。道心為天理。此說非是。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自道而言。則曰惟微。罔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乎。無聲無臭。無形無體。非微乎。因言莊子云。眇乎小哉。以屬諸人。譬乎大哉。獨遊於天。又曰。天道之與人。道也相遠矣。是分明裂天人而為二也。

動容周旋中禮。此盛德之至。所以常有餘。言語必信。非以正行。纔有正其行之心。已自不是了。

古人皆是明實理。做實事。

近來論學者言。擴而充之。須於四端上逐一充。為有此理。孟子當來。只是發出人有是四端。以明人性之善。不可自暴自棄。苟此心之存。則此理自明。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當羞惡。當辭讓處。當辭讓。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又云。當寬裕溫柔。自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自發強剛毅。所謂博學淵泉。而時出之。

夫子問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此又是白晷

了夫子氣力。故夫子復語之曰。弗如也。時有姓吳者在坐。遽曰。為是高嫌少在。先生因語坐間有志者曰。此說與天下士人語。未必能通曉。而吳君通敏如此。雖諸君有志。然於此不能及也。吳遜謝。謂偶然。

子貢在夫子之門。其才最高。夫子所以屬望磨礪之者。甚至如子一以貫之。獨以語子貢與曾子二人。夫子既沒三年。門人歸子貢及築室於塋。獨居三年。然後歸。蓋夫子所以磨礪子貢者。極其力。故子貢獨留三年。報夫子深恩也。當時若磨礪得子貢就。則其材豈曾子之比。顏子既亡。而曾子以魯得之。蓋子貢友為聰明所累。卒不能知德也。

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此是子貢後來有所見處。然謂之不可得而聞。非實見也。如曰子欲無言。即是言了。

天下之理無窮。若以吾平生所經歷者言之。真所謂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受我辭。然其會歸總在於此。顏子為人最有精神。然用力甚難。仲弓精神不及顏子。然用力却易。顏子當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博文約禮。過求力索。既竭其才。方如有所立卓爾。逮至聞仁之時。夫子語之。猶下克己二字。曰克己復禮為仁。

又發露其旨。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既又復告之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吾嘗謂此三節。乃三鞭也。至於仲弓之為人。則或人嘗謂難也。仁而不佞。仁者靜。不佞無口才也。想其為人。沖靜寡思。日用之間。自然合道。至其問仁。夫子但答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此便是也。然顏子精神高。既磨礪得就。實則非仲弓所能及也。顏子問仁之後。夫子許多事業。皆分付顏子了。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顏子沒。夫子哭之曰。天喪予。蓋夫子事業自是無傳矣。曾子雖能傳其脉。然寥也。豈能望顏子之素蓄乎。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然夫子所分付顏子事業。亦竟不復傳也。

學有本末。顏子問夫子三轉語。其綱既明。然後請問其目。夫子對以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顏子於此洞然無疑。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本末之序。蓋如此。今世論學者。本末先後一時顛倒錯亂。曾不知詳細處。未可遽責於人。如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已知道。夫子乃語之。以此。今先以此責人。正是躐等。視聽言動。勿非禮。不可於這上面看顏子。須看請事斯

語直是承當得過。

天之一字。是畢陶說起。

夫子以仁發明斯道。其言渾無縫。孟子十字打開。更無隱遁。蓋時不同也。

自古聖賢發明此理。不必盡同。如箕子所言。有畢陶之所未言。夫子所言。有文王周公之所未言。孟子所言。有吾夫子之所未言。理之無窮如此。然譬之奕。先是一這般等第。國手下茶。後來又是這般國手下茶。雖所下子不同。然均是這般手段。始得。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古人視道。只如家常茶飯。故泰

雖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此也。

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

涓涓之流。積成江河。泉源方動。雖只有涓涓之微。去江河尚遠。却有成江河之理。若能混混。不舍晝夜。如今雖未盈科。將來自盈科。如今雖未放乎四海。將來自放乎四海。如今雖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將來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然學者不能自信。見夫標末之盛者。便自荒忙。舍其涓涓而趨之。却自壞了。曾不知我之涓涓雖微。却是真彼之標末。雖多却是偽。恰似

糖水來相似。其澗可立而待也。故吾嘗舉俗諺教學者云。錢做單客。兩錢做雙客。

傳子淵自此歸其家。陳正已問之曰。陸先生教人何先。對曰。辨志。正已復問曰。何辨。對曰。義利之辨。若子淵之對。可謂切要。

此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退者可入。又云。學者不可用心太繁。今之學者。犬抵多是好事。未必有切己之志。夫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須自省察。

夫民合而聽之。則神。離而聽之。則愚。故天下萬世自有公論。

先生與晦翁辯論。或諫其不必辯者。先生曰。女曾知否。建安亦無朱晦翁。青田亦無陸子靜。

不曾過得私意一關。終難入德。未能入德。則典則法度。何以知之。

居象山多告學者云。女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

生於末世。故與學者言費許多氣力。蓋為他有許多病痛。若在上世。只是與他說。入則孝。出則弟。切無許多事。

千虛不博一實。吾平生學問無他，只是一實。

或問先生何不著書？對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韓退之是倒做。蓋欲因學文而學道，公極似韓。其聰明

皆過人，然不合初頭俗了。或問如何俗了？曰：符讀書城南三上牽相書是已。至二程方不俗。然聰明却有所不及。

正人之本難。正其末則易。今有人在此，與之言汝通某言未是，某處生立舉動未是，其人必樂從。若去動

他根本所在，他便不肯。釋氏立教本欲脫離生死，惟主於成其私耳。此其病

根也。正如世界如此，忽然生一箇謂之釋已，自是無風起浪，平地起土堆了。

無它利與善之間也。此是孟子見得透。故如此說。或問先生之學當來自何處入？曰：不過切已自反，改

過遷善。有善必有惡，真如反覆手。然善却自本然，惡却是反了方有。

人品在宇宙間迥然不同。諸處方曉然談學問時，吾在此多與後生說人品。

此道之明如太陽當空，塵陰畢伏。

典憲二字甚大。惟知道者能明之。後世乃指其所撰苛法名之曰典憲，此正所謂無忌憚。

朱元晦嘗作書與學者云：陸子靜專以尊德性誨人，故將其門者多踐履之士。然於道問學處欠了。某教

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故將其門者踐履多不及之。觀此則是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

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烏有所謂道問學？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

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毫。近有議吾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吾聞之曰：誠

然。

復齋家兄一日見問云：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答云：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些工夫。復齋應而已。若知

物價之低昂，與夫辨物之美惡真偽，則吾不可不謂之能。然吾之所謂做工夫，非此之謂也。

後世言學者須要立箇門戶。此理所在安有門戶可立？學者又要各護門戶，此尤鄙陋。

人共生乎天地之間，無非同氣。扶其善而沮其惡，我

所當然。安得有彼我之意？又安得有自為之意？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後來明道此意却係伊川已失之。吾與常人言。無不感動。與談學問者。或至為伏。舉世人大抵就私意建立做事。專以做得多者為先。吾却欲珍其私而會於理。此所以為伏。

吾與人言。多就血脉上感移它。故人之聽之者易。非若法令者之為也。如孟子與齊君言。只就與民同處轉移它。其餘自正。

不同。

今之論學者。只務添人底。自家只是破他底。此所以

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主常言之云。吾知此理即乾。

行此理即坤。知之在先。故曰乾知太始行之在後。故曰坤作成物。

夫子平生所言。止如論語所載。特當時弟子所載。

止此爾。今觀有子曾子獨稱子。或多是看曾子門人然吾讀論語。至夫子曾子之言。便無疑。至有子之

言。便不喜。

先生問學者云。夫子自言。我學不厭。及子貢言。多學而識之。又却以為非。何也。因自代對云。夫子只言。我

學不厭。君子貢言。多學而識之。便是故說。

學者須先立志。志見立。却要遇明師。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今世類指佛老為異端。孔子時

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却指那箇為異

端。蓋異與同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之端。緒與堯舜

不同。即是異端。何止佛老。式有人問吾異端者。吾對

曰。子先理會得同底一端。則凡異此者。皆異端。

子不語怪力亂神。夫子只是不語。非謂無也。若力與

亂分明。是有神怪。豈獨無之人。以雙瞳之微。所聽甚

遠。亦怪矣。苟不明道。則一身之間。無非怪。但玩而不

察耳。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棠棣之華。偏

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

之有。上面是說階級不同。夫子因舉詩中室是遠而

之語。因以掃上面階級。蓋雖有階級。未有遠而不可

進者也。因言李清臣云。夫子刪詩。固有刪去一二語

者。如棠棣之詩。今遺此兩句。乃夫子刪去也。清臣又

言。碩人之詩。無素以為綢兮一語。亦是夫子刪去。其

說皆是當時子夏之言。謂繪事以素為後。乃是以禮

為後。半言不可也。夫子蓋因子夏之言而刪之。子夏

當時亦有見乎本末無間之理。然後求却有所泥。故

其學傳之後世尤有焉。繪事後素。若周禮言繪畫之事後素功。謂既畫之後。以素間別之。蓋以記其目之黑白分也。謂先以素為地非。

柴愚參魯。夫子所愛。故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以此見夫子欲子羔來磨礪就其遠者大者。後來子羔早卒。故屬意於曾子。

叩其兩端而竭焉。言極其初終始末。竭盡無留餘。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鰕蝸乎不可尚已。此數語自曾子臂中流出。

咸有一德之書。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以此見當時只有尹湯二人。可當一德。

臯陶論知人之道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乃是謂必先言其人之有是德。然後乃言曰。某人有某事。有某事。蓋德則根乎其中。達乎其氣。不可偽為。若事則有才智之小人。可偽為之。故行有九德。必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然後人不可得而度也。

後世言伏羲畫八卦。文王始重之。為六十四卦。其說不然。且如周禮雖未可盡信。如筮人言三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龜策協從。亦見於虞書。必非

偽說如此。則卦之重久矣。蓋伏羲既畫八卦。即從而重之。然後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扶持天下之理。文王蓋因其辭辭而加詳。以盡其變爾。

繫辭首篇二句可疑。蓋近於推測之辭。吾之深信者。書然易繫言。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等虛添可信。

伊川解比卦原筮作占。占卜度。非也。一陽當世之大。人其不寧方來。乃自然之理勢。豈在占占卜度之中。原筮乃蒙初筮之義。原初也。古人字多通用。因云伊川學問未免占卜度之失。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知道者不能。楊子謂文王久幽而不改其操。文王居羑里而贊易。夫子厄於陳蔡而弦歌。豈久幽而不改其操之謂耶。

自周衰以來。人主之職分不明。先典命義和教授人時。是為政首。後世乃付之星官曆象。蓋緣人主職分不明所致。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此却知人主職分。

詩大雅多是言道。小雅多是言事。大雅雖是言小事。亦主於道。小雅雖是言大事。亦主於事。此所以為大雅小雅之辨。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秦不曾壞了道脉。至漢而大壞。蓋秦之失甚明。至漢則近似情非。故正理愈壞。

漢文帝為然。善意然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僅以卿原。○諸公上殿。多好說格物。且如人主在上。便可就他身上理會。何必別言格物。

楊子點而好深沉之思。他平生為此深沉之思。所誤。○韓退之原性。却將氣質做性說了。

近日舉及荀子解嚴篇。說得人之蔽處。好。梭山兄云。後世之人。病正在此。都被荀子莊子輩壞了。答云。今世人之通病。恐不在此。大槩人之通病。在於居并次。則慕棟宇。衣敝衣。則慕華好。食麤糲。則慕甘肥。此乃

是世人之通病。

春秋北杏之會。獨於齊桓公稱爵。蓋當時倡斯義者。

惟桓公管仲二人。春秋於諸國稱人。貴之也。

古者風俗醇厚。人雖有虛底精神。自然消了。後世風俗不如古。故被此一假精神為害。雖與語道。

因嘆學者之難得云。我與學者說話。精神稍高者。或走了。低者至塌了。吾只是如此。吾初不知手勢如此之甚。然吾亦只有此一路。人方奮立。已有消蝕。則議者不罪其消蝕。而尤其奮

立之太過。舉其進銳者其退遠。以為證。於是併總其初。曾不知孟子之意。自不在此。

聖人作春秋。初非有意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又云。春秋大槩是存此理。又云。春秋之亡久矣。說春秋之終。尤甚於諸經也。

官閱春秋纂例。謂學者曰。啖趙說得有好處。故人謂啖趙有功於春秋。又云。人謂唐無理學。然反有不可厚誣者。

後世之論春秋者。多如法令。非聖人之言。千古聖賢若同堂合席。必無盡合之理。然此心此理。萬世一揆也。

銖銖而稱之。至石必綬。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此可為論人之法。且如其人大槩論之。在於為國為民為道義。此則君子人矣。大槩論之。在於為私。已為權勢。而非忠於國。拘於義者。則是小人矣。若銖稱寸量。較其一二節目。而違其大綱。則小人或得為欺。君子反被猜疑。邪正賢否。未免倒置矣。○有學者聽言有省。以書來云。自聽先生之言。越千里如歷塊。因云。吾所發明為學端緒。乃是第一步。所謂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却不知指何處為千里。若以

為今日捨私小而就廣大為千里。非也。此只可謂之第一步。不可遽謂千里。

吾於人情研究得到或曰察見淵中魚不祥然吾非
苛察之謂研究得到有扶持之方耳

後世將讓職作一禮數。古人推讓皆是實情。唐虞之朝可見。非尚虛文。以讓為美名也。

嘗聞王順伯云本朝百事不及唐然人物議論遠過之此議論甚闊可取。

嘗問王順伯曰聞尊兄精於論字畫敢問字果有定論否順伯曰有定論曰何以信此說順伯曰有一畫

一揚於此使天下有兩三人曉書問之此人曰是此等策則彼二人之言亦同如此知其有定因問字畫

孰為貴順伯曰本朝不及唐唐不及漢漢不及先秦古書曰如此則大抵是古得此子者為貴順伯曰大

抵古人作事不苟簡尋兄試觀古器與後來者異矣此論極是。

傅子請教。乞簡省一語。荅曰。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後見其與陳君舉書中云。是則全將。

其非。非則全掩其是。此是語病中。又云。關節而疏目。首高而趣深。言高而趣深甚佳。關節而疏目。子淵好。

處在此病亦在此。又云。子淵弘大。文範細密。子淵能
兼文範之細密。文範能兼子淵之弘大。則非細也。

朱濟道力稱贊文王。謂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文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某所能識。曰。

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
一學者自晦翁處來。其拜跪語言頗怪。每日出齋。此

學者必有陳論應之亦無他語至四日此學者所言已盡力請誨語答曰吾亦未暇詳論然此間大綱有

一箇規模說與人。今世人淺之為聲色臭味。進之為富貴利達。又進之為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

會却談學問。吾總以一言斷之曰。勝心此學者默然。後數日。其舉動言語頗復常。

一學者從游閱數月。日間之云。聽說話如何。曰。初來時。疑先生之顛倒。既如此說了。後又如彼說。及至

聽得兩月後。方始貫通。無顛倒之疑。
三百篇之詩。周南爲首。周南之詩。關雎爲首。關雎之

詩好善而已。
興於詩人之為學貴於有所興起。

洙泗門人其間自有與老氏之徒相通者故記禮之書其言多原老氏之意

100

100

先生在勑局日。或問曰。先生如見用。以何藥方醫。先生曰。吾有四物湯。亦謂之四君子湯。或問如何。曰。任賢使能。賞功罰罪。

先生云。後世言道理者。終是粘牙嚼舌。吾之言道。坦然明白。全無粘牙嚼舌處。此所以易知易行。或問先生如此談道。恐人將意見來會。不及釋子談禪。使人無所措其意見。先生云。吾雖如此談道。然凡有虛見虛說。皆來這裏使不得。所謂德行常易以知。險。恒簡以知阻也。今之談禪者。雖為艱難之說。其實反可寄託其意見。吾於百眾人前。開口見膽。

先生云。凡物必有本末。且如就樹木觀之。則其根本必差大。吾之教人。大槩使其本常重。不為末所累。然今世論學者。却不悅此。

有一士大夫云。陸丈與他人不同。却許人改過。

先生嘗問一學者。若事多放過。有寬大氣象。若動輒別白。似若掩隘。不知孰是。學者云。若若別白。則無長進處。先生曰。然。

先生云。學者讀書。先於易曉處。沉涵熟復。切已致思。則他難曉者。渙然冰釋矣。若先看難曉處。終不能透。舉一學者詩云。讀書切戒在荒忙。涵泳工夫興味長。

朱晚莫妙權放過。切身須要急思量。自家主宰常精健。逐外精神徒損傷。奇語同遊二三子。莫將言語壞天常。

先生歸自臨安。子雲問近來學者。先生云。有一人近來有省。云一截既徹。群疑盡亡。

先生云。歐公本論固好。然亦只說得皮膚。看唐鑑。令讀一段。子雲因請曰。終是說骨髓不出。先生云。後世亦無人知得骨髓去處。

劉淳叟參禪。其友周姓者問之曰。淳叟何故捨吾儒之道而參禪。淳叟答曰。譬之於手。釋氏是把鋤頭。儒者把斧頭。所把雖不同。然却皆是這手。我而今只要就他明此手。友荅云。若如淳叟所言。我只就他斧頭處明此手。不願就他鋤頭處明此手。先生云。淳叟亦善。爾亦可謂善對。

先生云。子夏之學。傳之後世尤有害。

先生居象山。多告學者云。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學者於此亦多興起。有立議論者。先生云。此是虛說。或云。此是時文之見。學者遂云。孟子關楊墨。韓子關佛老。陸先生關時文。先生云。此說也好。然關楊墨。

佛老者。倘有吸氣道。吾却只認得時文。因一笑。

先生作貴溪學記云。堯舜之道。不過如此。此亦非有甚高難行之事。嘗舉以語學者云。吾之道。貴乎謂夫婦之愚。可以與知。

或問讀六經當先看何人解註。先生云。須先精看古註。如讀左傳則杜預註不可不精看。大槩先須理會文義分明。則讀之其理自明白。然古註惟趙岐解孟子文義多略。

有一後生欲處邵康。先生訓之曰。一擇交。二隨身規矩。三讀古書論語之屬。

程先生解易文辭。多得之彖辭。却有鶴突處。以文章多似其氣質。杜子美詩乃其氣質如此。

三代之時。遠近上下。皆講明扶持此理。其有不然者。衆從而斥之。後世遠近上下。皆無有及此者。有一人務此。衆反以爲怪。故古之時。比屋至於可封。後世雖能自立。然寡固不可以敵衆。非英才不能奮興。

有學者因事上一官員書云。遇惡揚善。且效仿良。此天地之正理也。此理明則治。不明則亂。存之則爲仁。不存則爲不仁。先生擊節稱賞。

先生云。吾二應舉。未嘗以得失爲念。場屋之文。只是

直寫胸襟。故作貴溪縣學記云。不徇流俗而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命之所遺。

有學者曾看南軒文字。繼從先生辭。自謂有省。又作書陳所見。有一語云。與太極同體。先生漫書云。此語極似南軒。

學者不可用心太繁。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之。

有學者上執政書。中間有云。閣下作而待漏於金門。朝而議政於黼座。退而平章於中書。歸而咨訪於府第。不識是心能如晝日之昭晰。而無薄蝕之者乎。能如砥柱之屹立。而無淪胥之者乎。先生云。此亦可以警學者。

曾立之有書於先生曰。願先生且將孝弟忠信。誨人先生云。立之之謬如此。孝弟忠信如何說。且將。

惟溫故而後能知新。惟敦厚而後能崇禮。

易繫上下篇。總是贊易。只將贊易看。便自分明。凡吾論世事。皆如此。必要挈其總要。後世言易數者。多只是眩惑人之說。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今之論學者。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

或有譏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曰。吾亦

只有此一路。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今人多失其音，蓋孟子道性善，故言人無有不善。今若言人之不善，彼將甘為不善，而以不善為汝，汝將何以待之？故曰：當如後患何。

見到孟子道性善處，方是見得盡。

退之言，死不得其傳，苟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何其說得如此端的。

程先生解頤復鴈，言過在失，不在復，極好。

先生在初局日，或勸以小人聞伺，宜乞退省。先生曰：吾之未去，以君也。不遇則去，豈可以彼為去就耶。

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

實黨之高者，義之所在，順而行之，初無留難。其次義利交戰，而利終不勝義，故自立。

吾自幼時，聽人議論似好，而其實不如此者，心不肯安，必要求其實而後已。

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纔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

後世言寬仁者，類出於姑息，殊不知苟不出於文致，而當其情是乃寬仁也。故吾嘗曰：廣舜孔子之寬仁。

吾於四裔兩觀之間見之。

有士人上詩云：手扶浮翳開東明。先生頗取其語，因云：吾與學者言，真所謂取日廣淵，洗光咸池。

右門人傅子雲李魯編錄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于曰。其事也。魯國無政，行若亦其事而已。政者，正也。

志壹動氣，此不待論。獨氣壹動志，未能使人無疑。孟子復以激趨動心明之，則可以無疑矣。壹者，專一也。

志固為氣之帥，然至於氣之專一，則亦能動志，故不但言持其志，又戒之以無暴其氣也。居處飲食，適節宣之宜，視聽言動，嚴邪正之辨，皆無暴其氣之也。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此言大學指歸，欲明明德於天下，是入大學標的。格物致知，是下手處。中庸言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格物之方。讀書親師友是學。思則在己，問與辨，皆須即人。自古聖人亦因往哲之言，師友之言，乃能有進。況非聖人，豈有任私智而能進學者。然往哲之言，因時衆理，其指不一，方冊所載，又有正偽純疵。

若不能擇，則是泛觀，欲取決於師友。師友之言亦不一，又有是非當否。若不能擇，則是泛從。泛觀泛從，何所至止。如彼作室，于道謂是用不潰于成，欲取其

而從之。則又安知非私意偏說。子莫執中。孟子尚以爲執一廢百。豈爲善學。後之學者。頗何以處此。

學者規模。多係其聞見。孩提之童。未有傳習。豈能有是規模。是故所習不可不謹。處乎其中。而能自拔者。非豪傑不能。劫於事勢而爲之趨向者。多不得其正。亦理之常也。

古者勢與道合。後世勢與道離。何謂勢與道合。蓋德之宜爲諸侯者。爲諸侯。宜爲大夫者。爲大夫。宜爲士者。爲士。此之謂勢與道合。後世反此。賢者居下。不肖者居上。夫是之謂勢與道離。勢與道合。則是治世。勢與道離。則是亂世。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骨象脆。切磋之工。精細。玉石堅。琢磨之工。龐大。學問貴細密。自修貴勇猛。

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惺惺。及他已分上事。又却只是放過。爭知道名利如錦。塵陷。使人貪而墮其中。到頭只贏得一箇大不惺惺去。

陽。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陽奇陰偶。陽以奇爲君。一也。陰以偶爲君。二也。有一則有二。第二所主在一。彼小人之事。豈遽絕其一。

哉。內主非是耳。故君子以理制事。以理觀象。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書疏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八十二度強。天體隆曲。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行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從夏至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外。其當交則兩道相合。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

黃道者。日所行也。冬至在斗。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夏至在井。出赤道北二十四度。秋分交於角。春分交於奎。月有九道。其出入黃道。不過六度。當交則合。故曰交蝕。交蝕者。月道與黃道交也。

孟子登東山而小魯。一章。袖繆詩五六過。始云。皆